

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王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 
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 
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琦  
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 
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 
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 
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 
明 孙伟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石  
文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澄澄 谢友鄢 叶梅 川  
森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 
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 
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琦  
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 
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 
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 
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 
明 孙伟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石

# 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李佩甫 卷

(下)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# 羊的门

(下)

李佩甫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## 第八章

### 一 窄过道儿

那是一个干涩的冬天。

在那年冬天里呼家堡先是有人掉了耳朵。后又有人丢了性命。起因是因为德顺的耳朵。

德顺的耳朵是被“窄过道儿”咬掉的。

“窄过道儿”名叫于凤琴，是村西头王麦升家的女人。

这女人没有别的毛病，就一样，人太精明，干啥事算计，不吃亏。在平原，这叫做“强粮”。“强粮”这个词在字典里是没有的。这个词所表述的仅仅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看在人们眼里的日常行为方式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作风，有着事事占先的意味，这里边还含着叫人看不惯的霸道和蛮横。平原上还有这么个歇后语，叫做“心重的人个矮——坠的了”。这两项加在一起，基本上就把她给框定了，于凤琴就属于这种心思重的“强粮”女人。说起来，她的个儿也不算太矮，小精神人，干活很麻利的。早些年，她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就曾为分地大闹过一场。地分得好好的，到了埋界石的时候，她偏说，牲口犁的沟偏了一麦叶儿，向了临近的槐家。一麦叶儿是多少呢？人家不再犁了，她不依，非要人家重犁一道沟，把那一麦叶儿犁回来。她堵着槐家的门，一骂就是三天，骂得槐家女人说，就让她犁吧，到底又重犁了一回，让她多占了一麦叶儿。都说



她“强粮”，却没有人注意到她的“后河意识”。于凤琴是从后河嫁过来的。历史上，后河人多地少，地是庄稼人的命，没有“命”的人最要“命”，所以后河人血脉里就馋地。一般的地方人都“惜”地，到了后河，这个字就换了，换成了一个“馋”！可没人知道她是馋地，人们看在眼里的是她“强粮”。这就牵涉到后河人的又一个特点。后河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做小买卖的多。由于地少，后河人出来做小生意的格外多。那时候，只要是从后河出来的，不管男女老幼，一个个都是掂秤杆的。那时，串村收破烂的是后河人，卖针头线脑的也多是后河人，你想，做的是小买卖，本太小，利太薄，自然是“两两计较”了。所以，她的“强粮”，她的“猴”，都是有历史根源的。到了吃大食堂的时候，粮食紧缺，这女人又有了算计，她每天去食堂打饭时，总是少拿一两饭票，到了打饭的窗口，她总是扭过头临时去借，口很甜的，她只借一两饭票，谁也不好不借。她是精到家了，一个只借一次，从不重复。她借你一两饭票，你怎么要呢？自然是没法要。这么一来，村里两千多口人，她一人一两，竟然借出了二百多斤！这是一个很伟大很刁钻的算计，在那样的困难时期，她的三个儿子，大犇二犇三犇，一个也没饿着。平时就更不用说了，她借这家一棵葱，那家一把盐，从不还的。你要是借了她家什么，她是不会忘的，一天至少到你家扭三遍，一直到你想起来的时候。于是，村里人送她一个绰号，叫“窄过道儿”。那就是说，无论多宽的路，到她跟前，你就过不去了。

德顺跟“窄过道儿”的矛盾，是由于盖房引起的。

德顺家有个儿子，叫运来。人很老实。运来早些年说下了一房媳妇，是个娃娃亲。可是，到了娶的时候，人家却死活不过门。原因是他家的房子，他家只有三间破草房。那媳妇说，房子不盖，她就不进门。这么一来，可就苦了德顺了。为了把媳妇娶进门，德顺决定翻盖他家那三间房子，把土坯换成砖墙，麦草换成小瓦。那时候，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。德顺家为实现这个计划已经准备了五



年了。在这五年里，德顺家没吃过一顿肉，没吃过一个麦粒，那日子是一片瓦一片瓦数着过的。到了料备齐的那一天，德顺的背已经驼了。如果德顺的背不驼，“窄过道儿”是不会咬住他的耳朵的。德顺个大，“窄过道儿”是个小个子，她窜一窜也够不到他的。

临到盖的时候，“窄过道儿”并没有说什么。两家临着一道院墙，那院墙一扒，打地基时，“窄过道儿”还是没有吭声。一直等到地基打好了，要垒墙时，“窄过道儿”站出来了。“窄过道儿”说：“老德，你先别盖哩，你那墙垒得不对！”德顺说：“咋不对了？我这是老基老宅，咋就不对了？”“窄过道儿”说：“你多垒了一尺五。我一直看着呢，就看你咋垒。”德顺气了，说：“我这是老宅，我想咋垒咋垒，你管不着。”“窄过道儿”说：“我咋管不着？！我咋管不着？！你没留滴水，你得给我留下滴水！”德顺也不会说话，他只会说：“我这是老宅！我这是老宅！！”不料，说着说着，“窄过道儿”就冲上来了，她跑上去，“咕咕咚咚”的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刚垒了三尺高的墙扒了一个大豁口！人往那豁口上一坐，说：“你垒，我就叫你垒不成！”德顺简直气晕了，他骂道：“我操！这是明欺磨人呢！”说着，就像蛋儿一样滚上前去拽人。他不防，手里还拿着一把瓦刀呢。这时，只听“窄过道儿”高声叫道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接着又喊：“大孬二孬三孬，都给我出来，今儿个，他只要敢动我一指头，恁给我驴他！”说话间，“窄过道儿”的三个儿子虎汹汹的，全都跑出来了。德顺一看，气傻眼了，嘴里说：“我操啊，我操！”大孬就说：“你骂谁哪？！”德顺说：“我骂我哪，我操！”事情就这样僵住了。

后来，村里有人给德顺出主意说，白天她不让盖，你就夜里盖。趁她不防的时候，你只管垒，只要垒起来，她就扒不了。德顺就趁晚上偷偷地垒。谁知，“窄过道儿”一直注意着呢，只要一垒到三尺高的时候，她就跑出来了，又是“咕咕咚咚”给他扒掉！垒了三次，扒了三次！最后一次，德顺气疯了，扑上去拽她，不料，



刚到跟前，“窄过道儿”人利索，趴上去就咬！她这么一咬，德顺急了，伸手就去推她，一推推到了胸脯上，“窄过道儿”一下子觉得她被“流氓”了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就那么死咬着他不松口，生生咬掉了德顺半个耳朵！

这么一来，事闹大了。德顺的半个脸都血乎乎的……呼姓人不愿意了。德顺的本家纷纷站出来指责“窄过道儿”。“窄过道儿”也不是善茬儿。于是，她跳起来哭喊着说：“不要脸哪，他抓我的‘蜜蜜’（奶子）！他抓我的‘蜜蜜’！”听她这样一喊，事情复杂了。王家的人也不愿意了。王家是本村的三大姓之一，本家人口众多。往上说，麦升爷弟兄三个，麦升爹兄弟四个，麦升又是弟兄四个。下边，于凤琴这一茬妯娌们，生的娃子就更多了，枝枝叉叉的这么一分，势就重了。事情一闹起来。村街里就站了很多人，一半是王家的人，一半是呼家的人，各自手里都掂着家伙，虽然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，但立场是很鲜明的。就听两家人在对骂：

“狗！狗咬耳朵！！”

“驴！驴抓‘蜜蜜’！！”

这本来是邻里纠纷，如果呼天成在家的话，是不会闹到这一步的。可呼天成刚好去大寨参观去了，一去七天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德顺那半个耳朵已经成了风干的腊肉了。

呼天成一回到村里，先是有呼姓人推举出来的长辈万发爷出面找了呼天成。万发爷的胡子都白了，他拄着拐仗颤巍巍地来到呼天成家，说：“天成，这事，你得管哪。你要不管，我就用拐棍敲你！”呼天成很和气地说：“万发爷，你放心吧。我管，我管。”接着，王家辈份最高的三奶奶也找上门了。三奶奶不但辈份长，还一手托两门，她既是王家的祖宗，又是呼家的姑奶奶呢。她是被人用架子车拉到呼天成家，三奶奶一进门就说：“天成，王家的事，你要是不管，我可不依你！”呼天成就笑着说：“三奶奶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来一趟不容易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”



为这件事，呼天成一连在草床上躺了三天。三天后，当他走出茅屋的时候，他仅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看来，地是该锄了。”

于是，呼天成召开了全村的社员大会。他在会上说：“首先，我要声明一点。我是为全村人当家的，不光是为呼姓人当家的。所以，我决不会偏这个向那个，这一点，请老少爷们放心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村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是全村人的耻辱！为啥会出这样的事？叫我看，就是一个字：‘私’字。就是这个‘私’字作怪！今天，咱们先不断事非，先清清仓，斗斗这个‘私’字。尔后再讲如何处理的问题。最后，究竟如何处理，由大家讨论，大家拿意见。”

接着，就从这天起，一场邻里的纠纷变成了呼家堡的“斗私批修”运动。这场运动的口号是“狠斗‘私’字一闪念，开展思想大扫除！”这个口号还不是呼天成想出来的，是呼天成召开了那样一个会议之后，由村里一个青皮后生想出来的。当呼天成召开了那次会议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村里人竟然都很激动！他们夜里甚至睡不着觉了，不断有一些新的想法涌现出来，有了想法就去找呼天成汇报，呼天成当然很支持，也不断地鼓励他们几句。实际上，呼天成非常清楚，在乡村里，斗‘私’是最容易的。说起来，谁没有私心呢？人人都有私心，可人人都认为别人有私心，却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私心最大。这是一种新的演出，是一种晾晒灵魂的方法。呼天成心里说，晒一晒好哇，就让他们晒一晒吧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全村一个个喜气洋洋，人就像是过大年一样。最初还是全村人聚在一起开大会。很快就有人提出来，说这样开不“科学”。说应该是“男劳力”在一块开，“女劳力”在一块开，因为“男劳力”跟“女劳力”干活不在一块，不了解情况。另外，男女在一块，七叔八姨的，都碍着辈份、面子，不好说。于是，呼天成就很痛快地接受了建议，让男女分开，“男劳力”一个会场，“女劳力”一个会场。



“男劳力”的会场设在麦场里。开初，自然是先让德顺“斗私”。男人们心大些，德顺又是个绵善人，平时，大伙对他意见也不大。所以，说的时候，还让他坐着说。他也就是讲讲盖房的经过……后来，有些青皮后生说，“斗私”哩，应该站起来！他就站起来说，他的背驼了，是个罗锅，站起来也没多高，腰弯在头上，就像开斗争会一样了。这样，讲着讲着，就说到他摸人家“蜜蜜”的事了。一说到这里，大伙才激动起来，就让他交待“活思想”。德顺交待说：“我没想摸她的‘蜜蜜’，老天在上，我真没想摸她的‘蜜蜜’。她一窝子孩子了，我会想她的‘蜜蜜’么？盖房老不容易呀，她不让盖，我去拽她，她咬我。她一咬我，我急了，就去推她，一推推到那儿了。我也不是有心推到那儿的，我是急了，才推到那儿的……”有人说，说说你当时是咋想的？你咋一推就推到那儿了？！德顺就交待说：“我当时啥也没想，就想着盖房，一门心思都是房。推到那儿我也没想，推到那儿一软，我就知道一软，我的手就缩回来了。那女人说的是瞎话！……”有人说，说说那“一闪念”，你那“一闪念”是啥？德顺说：“那‘一闪念’就是个软，没别的，就觉得软乎乎的，怪热、热、热一点。心里头也顾不上想别的。人马三集的，我都愁死了，你说我会想别的么？”“蜜蜜”也就说了三天，往下也就不好再说了。男人到底大气些，也就是说说罢了。接下去，就把那些懒人，那些出工不出力的，一个个掂出来，每掂一个，就让他也站起来，跟德顺站在一起，听大伙数叨他。其中自然跑不了孙布袋。

会开到第七天的时候，德顺受不了了。夜里，他偷偷地找到呼天成，蹲在他的门口哭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天成哇，我就盖个房，能犯多大错哪？”呼天成把他叫到屋里，小声安慰他说：“德顺叔，你可别想不开。开会‘斗私’哪，也不光是你一个人，人人都有份。你放宽心，你啥错也没有。不过，我交待你这话，你千万不能说出去。”德顺听了这话，心才放到肚里了。他连连点头说：“不





说，我不说。”

“女劳力”的会场设在果园里。这是最活跃的一个会场了。在乡村，女人几乎是由男人管着的，女人一直受着男人的压抑。女人一旦跟男人分开后，那本性就彻底地显现出来了。平原上有句俗话说叫“三个妇女一台戏”，就是讲女人一旦聚在一块的时候，那“疯”劲是刹不住的。人们是多么喜欢斗争啊！尤其是女人。在平原，女人的斗争性是最强的、也是最彻底的。是啊，日子是那样的琐碎，那样的漫长，那辛劳一天天、一年年地重复着，重复得叫人麻木。那从做姑娘开始就在梦中一次次出现的遐想，眼看着一日日地破灭了，剩下的还有什么呢？现在，她们也终于有了一个机会。在这里，斗争变成了一种对平庸的宣泄，变成了对别人进行窥视的正当行为，变成了公开攀比的一个场所。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戏台呀，那演出又是多么贴近生活、贴近于眼前的实际。那贴近让人不由地兴奋！张三就是张三，李四就是李四，当她们站出来亮相时，那许许多多多个围着锅台转的日子在这里一并得到了化解。“女会场”一开始就异常的激烈，当最先“斗私”的“窄过道儿”立在会场前边的时候，会场后边居然传来了一阵妇女们的喧闹声！她们用纳了一半的鞋底子掩住脸，高声嚷嚷道：“看不见！看不见！……”“窄过道儿”的个子的确是矮了一点，但这嚷嚷声也纯是为了取乐，是一种说不出的“兴灾乐祸”。于是，就有那些较泼辣的女人走上前去，把一个小板凳放在了她的面前，说：“站上去！”“窄过道儿”也就只好站上去。她就站在那么一个窄窄的小板凳上，开始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了。她说：“……他是个男子大汉，俺是个娘们家。他摸俺的‘蜜蜜’。他要不摸俺的‘蜜蜜’，俺也不会咬他。他一摸俺的‘蜜蜜’，俺才敢咬他哩。”没等“窄过道儿”把话说完，就有妇女高声说：“不要光说人家。检查自己！亮私不怕羞，斗私不怕疼！斗私就是要检查自己。人家的事让人家说！”“窄过道儿”只得重新又说：“主要是他摸俺的‘蜜蜜’。俺咬他是不对。可他不摸俺‘蜜



蜜’，俺也不敢咬他。他硬往俺怀里掏，摸俺的‘蜜蜜’，俺才下了狠手……”接着，会场上又传来一片纷乱的嚷嚷声：“说说你自己！你就没一点私心?! 你的私字还小么?!”

揭发的时候到了。当站在小凳上的“窄过道儿”再次抬起头时，她才发现，村里的女人们是多么恨她！她的人缘是多么的坏呀！尤其是女人们的记恨，全是由一件件小事引起的。乡村生活是由一件件小事来体现的，女人生活的中心就是一件一件的小事。她们的目光自然也全都注视在小事上。似乎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，现在账本彻底地摊出来了！每一个上来揭发她的女人都义愤填膺地指着她的鼻子说：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偷摘俺了一兜麦黄杏！晌午头，你摘俩还不中？硬直摘了一兜！尔后就问她有没有？“窄过道儿”只好说，有。某年某月某日，分菜的时候，你看那一堆大，硬是抢到俺的前头，把那一堆抢走了！尔后问她有没有？“窄过道儿”勾着头说，有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你锄地的时候，你说你心口痛，赖在地上不起来，那地叫我给你锄了。后来分菜瓜的时候，你头前跑，生怕分不上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出工不出力?! “窄过道儿”流着汗说，是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家的三秃跟俺的小保闹气，恁三秃还比俺的孩子大，可你跑出来就给俺小保一耳包！打得俺孩子哇哇直哭，你咋恁铁哩?! 某年某月某日，队里分红薯的时候，你用一只脚偷偷地顶住地磅板，三百斤红薯，你弄走的不止四百斤吧？这事有没有?! ……

接下去，上来揭发她的妇女就越来越多了。开初还是一些旁姓的妇女上来揭发，到后来的时候，她的同宗的婶子、大娘，她那些近门的妯娌们，还有她的二嫂、三嫂，她的婆家妹子，也都一个个上来了。她的“强粮”，也不止一次地伤害过她的亲戚们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细屑，那些琐碎，都成了恨的因子，仇恨就这么一步步地勾出来了。最后一发“炮弹”是她的大嫂射出来的。在会议上，她大嫂一直没有吭声。在妯娌之间，她们两人是比较近的，也经常



在一起说些闲话。可在这样的会场上，她大嫂也终于忍不住了。平日里，这是一个很老实的女人，从没跟人计较过什么。可她坐着坐着，突然把手里的麻线一收，歪着大脚片子跑上去说：“麦升家，论说咱是妯娌，我不该说你。可你干那事，老短！那一年，你说怀庆那话是啥？你自己说吧？！……”就是这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于凤琴身子晃了一下，差一点从小凳上栽下来！只见她两眼一闭，满脸都是泪水！她没想到，跟她最要好的大嫂，也会上来揭发她。就在这时，下边的女人们齐声嗷嗷道：“说！叫她说！”于是，她的丑事一件件地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，她的最隐秘处也被人一桩桩地拽了出来。那个被人叫做“窄过道儿”的绰号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提起。女人们似乎是越说越气，越想越恼。说着说着，就有人往她面前吐唾沫了！人们上来后，“呸”！一口，“呸”！一口地吐她。先是往地上吐，接着就往她脸上吐！妇女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吐她！吐她！”

世界无小事。小事是经不住琢磨的，恨也是不敢多想的。每隔一夜，就有新的材料被揭发出来。会开到第八天时，“女会场”就开始“箩面”了。“箩面”可以说是呼家堡女人的独特发明。也只有女人们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，先过“粗箩”，而后再过“细箩”。“粗箩”是八个女人箩，前边站上四个，后边站上四个，前边站的人把她推过去，后边人再把她推过来，就这么像箩面一样推来推去地箩她；过“细箩”就不一样了。“细箩”是周围站上一圈女人，大家齐上手，转着圈箩她，你把她推过来，我把她推过去，人就像是麻袋一样，在人群里揉来揉去……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！女人们脸上红朴朴的，一个个“呀呀”地叫着，齐声发力，一次次奋力地把“窄过道儿”推出去！还有的女人在袖筒里藏着纳鞋底的大针，箩的时候，冷不防偷扎她一下，扎得她嗷嗷直叫！没过多久，她就被“箩”成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了……

会开到第九天，突然有一个女人站出来说：“这是啥会？这是



‘斗私’会。开着会纳鞋底子，算不算有私心?!”人们再一次兴奋起来，立时，一个个高声嚷道：“算！算!!”

于是，那些一边开会一边纳鞋底子的女人们，个个都慌得像兔子一样，赶忙往腰里藏鞋底子。塞得慢些就被拽出来了。这样子被拽出来的女人，一上来就先让她过“箩”！过了“粗箩”过“细箩”，过完箩，再让她“亮私斗私”……这样一来，会就开乱了。不断有人被拽上来，拽上来一个，众人七嘴八舌地揭发之后，就又连带住了什么人，于是下一个又被拽出来……结果，“斗私批修”会成了一条锁链，它几乎给全村人都套上了绳索！它先是消解了人们的亲情，分化了族人之间的血脉关系，让彼此之间产生了嫌隙和仇恨。尔后又让人在激动中发疯！就像是戏台上的演出一样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已经没有一个好人了。

腊月二十四那天，秀丫跑去找了呼天成。像这样的“斗私批修”会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她是很激动的。斗“私”么，就是要让那些私心大的人受教育。所以，头两天，她也跟着那些妇女们一块吆喝。可开着开着，她就有点受不了。说起来，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一天到晚给人看病扎针，说话又好听，所以，她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到目前为止，也没有被人拽出来过。可她一看是这样的阵势，也不得不一次次地暗自检索自己，她发现，一旦让她站出来亮私的时候，她会比狗屎堆还臭！那些事情，若是有人点出来，她还怎么活人呢？况且，还要过“箩”，她实在是无法忍受……就这样，她成了呼家堡唯一对“斗私”提出疑问的女人。她找到呼天成的时候，脸都白了，她说：“我是不是也要把心里想的说出来？”呼天成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不用。”秀丫一下子哭起来了，她哭着说：“天成，谁没有私心？你没有私心么？”呼天成又看了她一眼，默默地说：“有。”秀丫就说：“要这样坦白下去，有一天，也会弄到你的头上！”呼天成定定地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秀丫流着泪说：“我求求你，不要这样了，再不要这样了。会再开下去，我只有上去坦白了！”



呼天成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样的会，主要是树正气。会上说什么，你也不要太当真。会嘛，也得有始有终，再开两天吧。”秀丫说：“哪，开会就开会，怎么还‘箩’人呢?!”呼天成说：“我已经批评她们了。报上不是说了，要触及灵魂，不要触及皮肉。”

这一次，“窄过道儿”于凤琴真正是触及到灵魂了。她本是有名的“窄过道儿”，可她却自己走到“窄过道儿”里去了。腊月二十七那天早上，她把自己挂在了果园的树上。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，这一回，她是认识自己了。她曾是一个多么“强粮”的女人哪！可到现在她才发现，她所争的、占的那一点点、一点点的便宜，其实是极其有限的。可她竟然得罪了那么多、那么多的人？换来了那么多、那么多的唾沫！人是不是很悲哀哪？！她是反省过自己的，她曾一次次地反省自己，可越反省，越觉得没脸活。旁姓女人吐她、箩她，她认了，可亲一窝的妯娌们也吐她、箩她？！她的嫂子们，她的婆家妹子也都一个个上来吐她箩她？！……错也罢，罪也罢，她实在是受够了；回到家里，男人也给她白眼，男人麦升说：“你咋弄到这一步呢？一家都跟着你丢人！”她的大孛、二孛、三孛，大约也从会上听到了什么，一个个都用陌生的眼光看她……于凤琴有很多个晚上没有合眼了，她眼里的泪也已经流干了，想来想去只觉得路已走到了尽头，咋也没脸再见人了。于是，在黎明时分，她独自一人提前来到了会场上，又默默地、习惯性地站在那个小板凳上。一冬无雪，天是那样的蓝。当她蹬掉脚下那只站了很多天的小板凳时，她的灵魂已飞上了蓝天，就在这一刹那那间，她突然发现：天地是那样的宽广啊！

当妇女们最后一天来到会场上时，却惊讶地发现，于凤琴挂在了树上！

一个“强粮”的小女人，她上吊死了！

死时，身上穿的是一件毛蓝布衫，那布衫很勉强地罩在棉袄上，肩头上打着一个新缝的补丁。这大约是她唯一一件干净些的衣



裳了。

## 二 八棵树

于凤琴的死，给呼家堡的思想大扫除运动带来了一抹阴影。

那年冬天，虽然没有雪，风却是很烈的。寒风呜呜地哨着，在平原上刮起了一个又一个烟柱。寒风一阵一阵地刮，先是刮裂了树皮，刮粉了地上的土，继而又刮皱了人们的脸，刮肿了人们袖在袄筒里的手指。在这里，风是会咬人的。风刮在脸上的时候，不疼，是木的。尤其是那种旋风，在地里一旦哨上你，躲是躲不掉的，你只有就地蹲下，让它从你身上骑过去。不然的话，万一中了那斜风，轻了，半边脸都会是黑的；重了，必是瘫痪无疑！再就是刮黄风，风起来的时候，半个天都是黄腾腾的，你看着离你还远，可它瞬间就过来了，那就像是一口大锅，忽一下就把你吞进去了！前走是黄的，后退还是黄的，到处都是黄腾腾、灰蒙蒙的，耳边一片呼呼隆隆、噉哩咔嚓的声音！你就像是被埋在了千年的黄土里，无论怎么走也是走不出的。你要是敢跑，那你就跑吧，跑是跑不出的，一旦跑出汗来，那就中风了，说不定一条命白白地就搭上了！可这风又特别适合于疲性人。假如说，你是一个不急不躁的疲性子，你是一个三脚也踩不出屁来的货，你根本就不着急。那么，你就熬着、忍着、受着，勾下头、闭上眼、窝着脖，管它云里雾里，管它是坑是井，你就慢慢地挪吧，知道想也无用，也就不去想，慢慢，风总会过去的。因此，平原上的人，不怕雨，不怕雪，怕风。平原上的风造人。平原上的风咬人不吐骨头。也有些大气的人，说起什么难事，说起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就是说“一阵风”！

“斗私批修”，对于呼家堡的人来说，也是“一阵风”。风已刮到了这般时候，按说也该过去了。可呼天成硬是坚持多开了一天！



客观地说，连呼天成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小女人会去上吊。从内心说，他是讨厌这个女人的，看不惯她那种贪一点、占一点的“强粮”。治她的心是有的，可没有想到她会死。

可她死了。

村里死了一个人，这应该说是大事了。呼天成立时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，要么，他就得承认，这会开错了。就此罢手，像这样的会再也不开了；要么，他就得说，会是没有错的，会还要开下去。那么，一个死人在这儿躺着，往下，又怎么开呢？

呼天成心里清楚，他又是到了一个坎上了。如果他不能坚持，如果他有一丝一毫地退缩，那么，不光王家会借着死人闹事。从此，他要再想推行什么，可就难了。于是，他摊牌了。他咬着牙又开了一天会。他把全村人全都集中在麦场上。而后，他站在麦场中间的石碾上，黑着脸说：“面对全村的老少爷们。今天，我先斗斗我的‘私’字。我这个人，大家都知道，脾气赖，有时说话不讲方式，说过错话，办过错事，这我都承认。有时候，也不是事事都能坚持原则，村里头七叔八婶子的，也有磨不开脸、碍面子的時候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改！”说着，他的声音突然高了，“但是，我要说一点，这个斗‘私’会，没有错。一万年都不会错！这样的会，以后还要年年开下去。”说到这里时，他的头抬起来了，目光在会场上很快地扫了一圈。于是，他发现，人们已有负罪感了。特别是那些女人，她们一个个都勾着头，大约心里都在默算着自己前些日子的行为。女人的心毕竟软些，到了静下来的时候，她们就开始忏悔了。正是这种绵羊般的神色，给了呼天成一个灵感，给了他一个解决危机的思路。接着，呼天成大声说，“斗‘私’会，按国胜的说法，国胜是咱村的高中生，有思想。是那个啥？那个那个开展思想大扫除嘛。是自己教育自己嘛。我也在会上讲了，毛主席说，是触及灵魂，不触及皮肉嘛。叫我说，箩人是不对的。是谁让你们箩人哩？！净胡毡闹！今天，我要批评你们！……”说到这里时，呼天



成的目光像子弹一样射了出去，排点在那些女人们的脸上。继而，他喝道：“凡是‘箩’过人的，给我举举手！”

会场上，妇女们先是一怔，接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个都像傻了似的！那老实些的，就乖乖地把手举起来了。可大多数妇女还都不敢举手，还在迟疑着。于是，呼天成走下石碾，缓声说：“害怕了？有啥怕的？大胆开展批评还是对的，还应该表扬嘛！就是‘箩’过人，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，有错改了就是了。再举举！”这一次，忽拉拉，又有一群妇女把手举起来了。

可是呼天成仍然没有停下来。他心里清楚，乡村里的是非，大多是女人们在枕头边上挑唆起来的。那是一股“枕头风”啊！于是，呼天成的目光像筛子一样，在人群里滤来滤去。他的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王家妯娌们站得那一块，先是看着于凤琴的二嫂，直看着她把头勾下去，脸慢慢地红了；而后又看她的三嫂，这女人没主意，一看就把她看慌，看得她手脚都没地方放似的；接下去，他盯住了她的婆家妹子，她还是没出门的姑娘呢，人是很泼辣的。他的视线在她们的脸上来来去去的一连滤了三遍！往下，他叹了口气，温和地说：“‘箩’了就是‘箩’了，这也不是一个人，大家都看着的嘛。承认了，还是好社员。要是不举，查出来了，那就不好了……”说着，他用全身的气力炸声喝道：

“再举——！”

就这一声吆喝，会场上的妇女们大多都把手举起来了。特别是王家妯娌们，一个个也都把手举起来了。虽然很勉强，可到底是举了手了。于凤琴的大嫂，在举手的时候，竟吓得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！她这一哭，就把全村人的目光吸过去了，人们都看着王家妯娌们站的那一块，看到了王家那些举着手的女人们……到了这时候，呼天成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呼天成说：“运动嘛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也不是哪个人的事。唉，都把手放下吧。这事就到此为止了。凤琴还是社员，就由队里出钱殡葬吧。有啥责任，我担着。”说到这里，





呼天成话锋一转，说：“现在，大伙都跟我走！”

就这样，一村人，一村人哪！在都还没愣过神的时候，就都乖乖地跟着他走了。这就是魔力，呼天成就有这样的魔力！呼天成把全村人带到了他的家门口，紧接着，就有民兵们从他家的院子里抬出了八棵大榆树！这八棵大榆树是他连夜叫人伐倒的。当村人们看见这些榆树一棵棵从院里抬出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就围上去了，一个个喷着舌说：“乖乖，都是当梁的材料哇！”

到了这时，呼天成才说：“我现在告诉大家，连续这半个多月，开会是在干啥哩？是聚人心哩！聚人心为啥？一句话：建新村！”底牌摊出来之后，呼天成又说：“咱呼家堡祖祖辈辈为建宅子发愁，为宅基地闹纠纷，再不能让子孙们愁房子的事了！从今天起，咱呼家堡由村里集体建房，建排房！以后再有人来咱呼家堡参观，咱就是真真白白的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了！我，做为呼家堡的当家人，今天就带个头，把俺家这八棵大榆树贡献出来，给村里建新村用！……”

人心不是秤么？人心又是多么容易称啊。八棵树，就把人心称出来了。八棵树，就买下了全村人的心。心当然不是豆腐做的，心是由血脉聚的，可血脉又是什么呢？血脉是五谷杂粮喂养的，可喂来喂去，喂的不就是一个“活”字么？！此时此刻，人们就觉得，那八棵树已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。那八棵树，就足以让人信服他们的当家人了。于是，人们又一次感动了，村民们纷纷说：建！天成，只要你当支书的撑住头砸锅卖铁咱也建！

这时，天成娘从院里走出来。她出了门，就那么默默地站在门口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呼天成看了娘一眼，就大声说：“娘啊，你也别怨我。谁叫恁孩儿是呼家堡的当家人哪！只要新村建成，我死也瞑目了！”

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就更让村人们激动了。德顺一跺脚说：“既然要建排房，我那建房的砖瓦，也都献出来吧！”